

公日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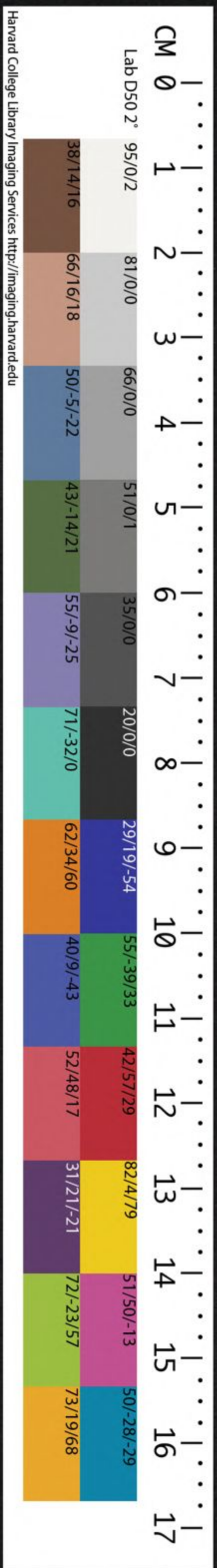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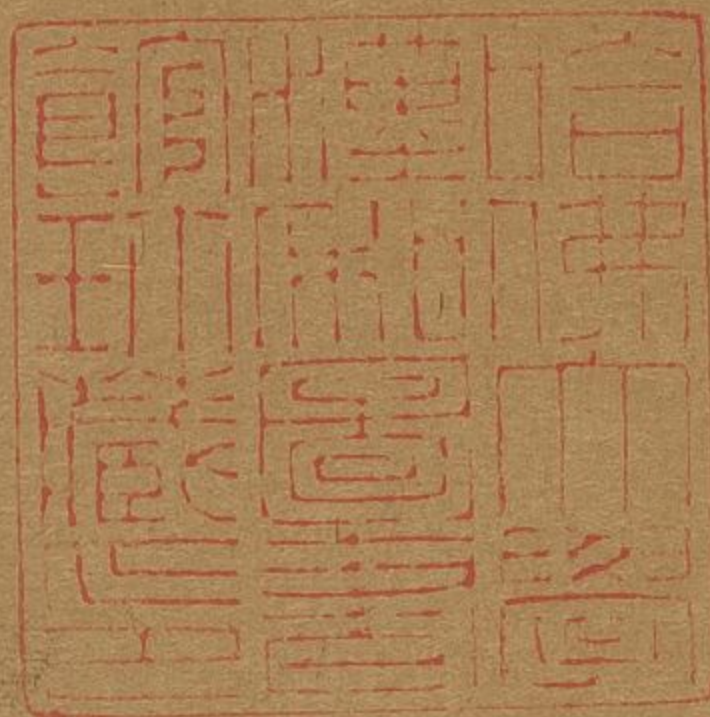
卷三十七之四十



1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晉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七

塔佛大學漢和
國書館珍藏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棼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

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

騰子莊王確

略弟南陽王模

模子保

范陽康王綏

子虓

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

弟順

斌

安平獻王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
宣帝字仲達孚弟廆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
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為八達焉孚溫厚廉讓
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
披閱不倦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
武有名於海內嘗罹罪譴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
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
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
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
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

乎太子良乂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卽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乂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

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奕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吳遂絕不貢獻後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兗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

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
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
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
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脩田桑由是關中軍國有餘
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
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
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
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
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母丘儉文
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

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
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
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
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
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
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
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
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
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
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

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
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
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
稱皇后彰以諡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
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
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
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
從孚議遷司空代王凌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
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
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

及高貴鄉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
曰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
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
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
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
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歔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
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
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
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
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

樹教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旣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詔曰王勲德超世尊寵無二期願在位朕之所倚庶永百齡諮仰訓導奄忽殂隕哀慕感切其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

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武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

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諡曰貞邕子崇爲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立四年咸寧三年薨諡曰穆無子國絕

義陽成王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王凌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延宴公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武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王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進封順陽侯徵拜

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庸勳尊宗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爲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旣著武功宣暢逮朕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叅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葆羽鼓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

萬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秦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林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奇襲爵奇亦好畜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後威誅復奇爲棘陽王以嗣望

河間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歷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間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旣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南過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傍親按滔旣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

在遠不得言無道理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
不絕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
本封謂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
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
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
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
沐已戰死弟珍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
大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大將
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
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除

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
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諂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
侍倫將篡使威與黃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
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揆吾指奪吾璽綬不可
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
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
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
王

竟陵王琳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

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入爲散騎常侍尚書
林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
林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
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林等官遣林就
國林遂殖財貨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
倫以林爲衛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林免官齊王冏輔
政繇復爲僕射舉林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
下邳成都王穎輔政進林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卽以
林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
王越奔于下邳林不納越乃還國帝旣西幸越總兵謀

迎大駕林甚懼長史王脩說曰東海宗室重望今將興
義公宜舉徐州以授之此克讓之美也林從之乃自承
制都督兗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
使者劉虔卽拜焉林慮兗州刺史苟晞不避已乃給虔
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林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
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兗州徙林都督青州諸軍事林
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虓遣將田
徽擊林破之林走還國帝還洛陽林乃詣闕及懷帝踐
祚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
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林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

委罪於林林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末平元年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

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武賁中郎將武帝末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宮縣王薨子祐嗣立承

無後

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黃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廉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曰南中郎將下邳王晃清亮中正體行明潔才周政理有文武策識其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鎮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卽位入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

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裒綽裒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城縣王以太原王輔第三子韓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立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袞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瓌乃心忠篤智器雅亮歷位文武有幹事之績出臨封土夷夏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紀不幸早薨朕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子顯立徙封河間王別有傳

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滎陽子拜給事黃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戶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諡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顯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

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

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韜立

彭城穆王權

孫紘

紘子俊

彭城穆王權字子與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趙之子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

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戶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

紘字偉德初封唐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卽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騁無度或

攻劫軍士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於是御史中丞車灌奏劾請免絃官下其國嚴加防錄成帝詔曰王以明德茂親居宗師之重宜敷道養德靜一其操而頃游行煩數冒履風塵宜令守屬已下各以職奉衛不得令王復有此勞內外職司各慎其局王可解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可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會庚戌制不得藏戶玄匿五戶桓溫表玄犯禁收付廷尉既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立薨子崇之

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

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立歷臨川內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薨子恢之立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脩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拜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

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督
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尉
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
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
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
駿誅秦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
秦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秦嚴兵將救之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
人叅審定問秦從之瑋旣誅乃以秦錄尚書事遷太尉
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戶元康九年薨追贈太傅

秦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
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
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
惟秦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
得比焉秦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弟略
立

孝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元康初
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爲賓友略
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祕書
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

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弘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淄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卽位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道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叅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道爲道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道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道道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王

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鄆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桓從事中郎蔡充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途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不獲庶子確立

莊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

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庶

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
北中郎將鎮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
護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邵率衆救
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散走遷鎮
東大將軍鎮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
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顥鎮關中模感
丁邵之德勅國人爲邵生立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
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爲釜
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爲司空遣中書
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
王之地今以不能綏撫而還旣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
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
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爲
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
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
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大
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
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
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
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

袂數模之罪送詣祭祭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

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卽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絕愍帝

之蒙塵也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宗室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奉保喪以天子禮葬于上邽諡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城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焉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攷經紀清辯能言論以宗室

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
軍事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顥表立成都
王穎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
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
重前相輒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
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穎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
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爲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
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聰不明失所宗
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
駕還宮文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孑遺臣等雖劣足匡

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旣惜所在興異
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輒爲社稷宗
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爲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
此卽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
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旣是其不易之節且
慮事翻之後爲天下所罪故不卽西還耳原其本事實
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名令福流子孫
自中間以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
取禍實由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
積年之勳旣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

爲陛下致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爲一張方實爲社稷遠計欲令功臣長守富貴臣愚以爲宜委太宰以關右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舉受任一皆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諮此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義陛下復行於今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時定王室如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命之胤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如今日之大舉實有定社稷之勳此是臣等所以嘆息歸高也浚宜特崇重之

以副羣望遂撫幽朔長爲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拱而四海自正則四祖之業必隆於今日月之暉昧而復曜乞垂三思察臣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爲姦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元康以來罪戮相尋實海內所爲匆匆而臣等所以痛心今廢成都更封一邑宜其必許若廢黜尋有禍害旣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於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

刑白馬唾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爲盟主虢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領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虢自拔渡河王浚表虢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虢入冀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顥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虢西迎帝而顥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虢爲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爲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爲中山王是年薨無子緝繼成都王穎以緝爲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衆距王浚浚於陣薨無子國除後遂之曾孫勳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爲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請勳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季龍死中國亂

雍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鈎去長安
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
季龍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永
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
洪知勳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有
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頻戰
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爲
苻雄所敗退屯于女媧堡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
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爲政暴酷至於治中別駕
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卽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
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有僭僞之意桓溫聞之務
相綏懷以其子康爲漢中太守勳逆謀已成憚益州刺
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劔閣梁州別駕雍端西
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勳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
王桓溫遣朱序討勳勳兵潰爲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
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並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進之子也仕魏關內
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
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戶

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定王隨立薨子遂立没于石勒
元帝以承嗣遜

閔王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
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
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
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帝
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承制更封承爲譙王
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領左軍將軍承居官
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國左軍如故王敦有
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

年位任足矣而新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
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屏會敦表以宣城内
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
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
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
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
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
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於是詔
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羣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
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

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得替舊章乎散騎常侍左將軍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等並爲州牧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爲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茨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爲已患詐稱北伐悉召境內船乘承知其姦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叅軍桓胤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爲軍司以軍期上道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

其僞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惺及弟前丞相掾
望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
凶桓罷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
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
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
又將軍李恒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
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振恐或勸承南投陶
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
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
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
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
暫圯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尅復中興江左草創始
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
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
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
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
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卒舟楫未備魏
又李恒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
深同大趣嘉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
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魚之肆

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之勉之書不盡意
絕筆而已卓軍次胙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又等攻
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內
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遂沒
又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時年五
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于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
侍郎累遷屯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嘗
之鎮無忌及丹楊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楊
承者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讎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

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
科罪成帝詔曰王敦作亂閔王遇禍尋事原情今王何
責然公私憲制亦已有斷王當以體國爲大豈可尋繹
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已往有犯必誅
於是聽以贖論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爲
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
守將軍如故隨桓溫伐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
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
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溫

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嘆曰
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遷
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中領左
衛將軍補吳國內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勳望有
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兗青冀幽并揚州之
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
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
之休之尚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
尚之爲振威將軍廣陵相父憂去職服闋爲驃騎諮議
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
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
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
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
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
討尚之爲名南連荊州刺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
子命前將軍王恂右將軍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
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
玄道子以尚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
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

楊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尚之人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宗室雖多匡諫者少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爲前鋒尚之子文仲爲寧遠將軍宣城內史桓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譙國人韓連丁元等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閔王不宜絕嗣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爲譙縣王安帝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爲尚之嗣襲封譙郡王

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弗辜好田獵燒人墳墓數爲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兵爲裕所

敗而死國除

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司馬丹楊尹尚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

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曰前龍驤將軍休之才幹貞審功業旣成歷陽之戰事在機捷及至勢垂力屈奉身出奔猶鳩集義徒崎嶇險阻旣

應親賢之舉宜委分陝之重可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假節到鎮無幾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楨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內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爲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爲亂上疏謝曰文思不能聿

脩自貽罪戾憂懼震惶愧交集臣御家無方威訓不振致使子姪愆法仰負聖朝悚赧兼懷胡顏自處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僞舊爲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揉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_十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徃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

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閭闔之門諸葛弊於左右之手甘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闔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得書嘆息以示諸佐曰事應如此宗之聞裕向荊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

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內史王恭庾楷桓玄等內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

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暨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爲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

示不臣劉氏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又奔于魏
愔字敬王初封廣晉伯早卒無子兄恬以子允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
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戶睦自表乞依六
蓼祀臯陶卽祀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
祭酒劉熹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
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
支弟並爲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爲正統
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爲睦立廟爲
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

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
國內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
餘戶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有司奏
事在赦前應原詔曰中山王所行何乃至此覽奏其用
憮然廣樹親戚將以上輔王室下惠百姓也豈徒榮崇
其身而使民踰典憲乎此事當大論得失正臧否所在
耳苟不宜君國何論於赦令之間邪其貶睦爲縣侯乃
封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有司奏封江陽王
帝曰睦退靜思愆改脩其德今有爵土不但以赦江陽
險遠其以高陽郡封之乃封爲高陽王元康元年爲宗

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沒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隸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爲石勒所害二子俱沒有二弟順斌

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西河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薨子晉立

史臣曰泰始之初天下少事革魏餘弊遵周舊典並建宗室以爲藩翰諸父同虞號之尊兄弟受魯衛之祉以爲歷紀長久本支百世安平風度宏邈器宇高雅內弘道義外闡忠貞洎高貴薨殂則枕戶流慟陳留就國則

拜辭隕涕語曰疾風彰勁草獻王其有焉故能位班上
列享年眉壽清微至範爲晉宗英子孫遵業世篤其慶
高密風監清遠簡素寡欲孝以承親忠以奉上方諸枝
庶實謂 嶺新蔡南陽俱莅方嶽直王室多難中原蕪
梗表義甄節效績艱危于時醜類寔繁凶威日逞勢懸
衆寡相繼淪亡悲夫譙閔沉雄壯勇作鎮南服屬姦回
肆亂稱兵內侮懷忠憤發建義湘川荆沔響應羣才致
力雖元勳不立而誠節克彰垂裕後昆奕世貞烈豈不
休哉勳托末屬稟性凶暴仍荷朝寄推轂梁岷遂棄親
背主負恩放命憑庸蜀之饒苞藏不逞恃江山之固姦
謀日深是以縉紳切齒攄積憤之志義士思奮厲忘身
之節天道禍淫應時蕩定昔汲黯猶在淮南寢謀周撫
若存凶渠未發以邪忌正異代同規詩云自貽伊戚其
勳之謂矣習陽憑慶枝葉守約懷逸棲情塵外希蹤物
表顧匹夫之獨善貴達節之弘規言出身播猶爲幸也
贊曰安平立節雅性真亮高密舍和宗室之望新蔡遇
禍忠全元喪譙門狗義力屈志揚勳自貽戚名隕身亡
順不恤忌流播遐方

晉書卷三十七終

晉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明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

奉

勅重校刊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
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祐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
張夫人生梁王彤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
別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祚封平原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疋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

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旣斂輒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旣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見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

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間闕
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
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逞贈諡有二子世子
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爲
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南安亭侯早有才望起
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
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
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祚封東莞
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

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
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
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
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箋送
詣伷請降詔曰琅邪王伷督率所統連據涂中使賊不
得相救又使琅邪相劉弘等進軍逼江賊震懼遣使奉
僞璽綬又使長史王恒率諸軍渡江破賊邊守獲督蔡
機斬首降附五六萬計諸葛靚孫奕等皆歸命請死功
勳茂著其封子二人爲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須
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伯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
滿之色察吏盡力百姓懷化疾篤賜牀帳衣服錢帛杭
梁等物遣侍中問焉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
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立
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東安王澹爲淮陵王覲字
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
爲元帝中興初以皇子衷爲琅邪王奉恭王祀衷早薨
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
咸和之初旣徙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
卽位封成帝長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卽位以廢帝爲

琅邪王廢帝卽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
祚琅邪王無嗣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
後爲會稽王更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旣卽位琅邪國除
武陵莊王澹字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
千二百戶轉前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
安王繇有令名爲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讎遂譖繇於汝
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爲
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內郭俶弟侃親善酒酣俶等言張
華之寃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于倫其酗虐如此澹
妻郭氏賈后內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

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爲父求還無爲俱徙陳訴歷年太妃薨繇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祿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爲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爲勒所害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爲武陵王以奉澹祀焉

東安王繇字思玄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

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二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倂父欽爲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倂爲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倂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中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觀子長樂亭侯渾爲東安王以奉繇祀尋薨國除淮陵元王漼字思冲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戶歷

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篡也三王起義淮與左衛
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爲
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
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蘊爲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
至散騎常侍薨無子以臨川王寶子安之爲嗣宋受禪
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
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爲嗣泰始元年封燕
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爲步兵校
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
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寧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戶增燕
國爲三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
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爲雋望魏景
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
講焉尋遷步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爲平
南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
軍咸熙初徙封東牟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
祚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寇
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

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寮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倣督涼秦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金多及北虜熱罔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扶風王以氏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顛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暢字玄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騎校尉游擊將軍

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薨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
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
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
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
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踈而弱公
宜從趙叅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
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
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冑
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

都督荊州諸軍事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
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
留之與輔政若不能耳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
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
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
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
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
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
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
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

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追
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爲後永嘉末沒於石勒
梁孝王彤字子微清脩恭慎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
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祚封梁王邑五千
三百五十八戶及之國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
王自選官屬彤以汝陰上計吏張蕃爲中大夫蕃素無
行本名雄妻劉氏解音樂爲曹爽教伎蕃又往來何晏
所而恣爲姦淫晏誅徙河間乃變名自結於彤爲有司
所奏詔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爲次
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
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州軍事進號安東將
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東都督關中軍事領護
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梁州尋徵爲衛將軍錄尚書事
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爲征西大將軍代趙
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又領
西戎校尉屯好時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
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彤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絕其
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
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彤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
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六人獨

嚼尚難矣彤曰長史大癯爲誰曰盧播是也彤曰是家
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彤
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衣補幘以爲清銓
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
衣補幘以此爲清無足稱也彤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
倫廢賈后詔以彤爲太宰守尚書令增封二萬戶趙王
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省司
徒爲丞相以受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權不
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彤爲阿衡給武賁百人
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以彤爲太宰領司徒又代高密
王泰爲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事
博士陳留蔡充議諡曰彤位爲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
近且爲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
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
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
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
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
素食之臣而況帝王之朝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
何施謹按諡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爲不可謂勤
宜諡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符曰

賈氏專權趙王倫篡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充重議曰彤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微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人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充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爲後是爲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羨子曄爲彤嗣早薨是爲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爲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璿爲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蘇立薨子殄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殄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爲諮議參軍爲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

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
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
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
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爲世所惜才望出武帝之右宣
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爲嗣從征王濂封長樂亭侯
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嘆襲封武陽侯
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
校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
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稽

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曰
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
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
之大王地卽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爲
祖宗况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
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
攸不得已爲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
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祚封齊王時
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
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吏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

親諸侯軌跡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
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僞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
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
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
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
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
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
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
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
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

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
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
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已待物以信常嘆
公府不按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
夫先王馭世明罰勅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之
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
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
不躐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
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
之節如有所闕以頰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

外祇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美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勅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

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絕之使去奢節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茲爲盛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已儲德旣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

成旦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
親則自然羸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
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疆漢輔弼
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
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真譖潤離親
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
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
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家于司義敢告在
闔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
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

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爲武
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
先是太后有疾旣瘳帝與攸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
危篤因獻欵流涕帝有愧焉攸嘗侍帝疾恒有憂戚之
容時人以此稱嘆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
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
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
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統皆諂諛自進
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已乃從
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

勛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
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統又言
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
若齊王帝既信勛言又納統說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
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
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
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
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
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餘主者詳案舊
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
公九合以長五伯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
軫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
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旣遷有魏
之祚我有晉旣受順天明命光建羣后越造王國于東
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
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
爲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
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勛統構已憤怨發疾乞守先
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

猶催上道攸自彊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時年三十六帝哭之慟馮統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罔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泣然流涕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

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彊暴使酒數陵侮弟罔罔以兄故容之罔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弟北海王寔繫廷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諫曰罪不相及惡止其身此先哲之弘謀百王之達制也是故鯀既殛禹乃嗣興二叔誅放而邢衛無責逮乎戰國及至秦漢明恕之道寢猜嫌之情用乃立質任以御衆設從罪以發姦其所由來蓋三代之弊法耳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胤宜蒙特宥以全穆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罔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罔不卽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會無友于之情及罔輔政詔以蕤爲散騎

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特進增邑滿二萬戶又從
罔求開府罔曰武帝子吳豫章尚未開府宜且須後
以是益怨密表罔專權與左衛將軍王輿謀共廢罔事
覺免爲庶人尋詔曰大司馬以經識明斷高謀遠略猥
率同盟安復社稷自書契所載周召之美未足比勳故
授公上宰東萊王蕤潛懷忌妬色藏禍心與王輿密謀
圖欲譖害收輿之日蕤與青衣共載微服奔走經宿乃
還姦凶赫然妖惑外內又前表罔所言深重雖管蔡失
道牙慶亂宗不復過也春秋之典大義滅親其徙蕤上
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內史陳鍾承罔旨害蕤罔
死詔誅鍾復蕤改葬以王禮

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諡
沖王

寔字景深初爲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
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爲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
侍代齊王罔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
邑滿二萬戶未發留爲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天武帝踐祚詔曰亡弟
千秋少聰慧有夙成之質不幸早亡先帝先后特所哀
愍先后欲紹立其後而竟未遂每追遺意情懷感傷其

以皇子景度爲千秋後雖非典禮亦近世之所行且以述先后本旨也於是追加兆封諡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祗爲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爲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長子蕤爲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諡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德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祚封樂安

王帝爲鑒及燕王機高選師友下詔曰樂安王鑒燕王機並以長大宜得輔導師友取明經儒學有行義節儉使足嚴憚昔韓起與田蘇游而好善宜必得其人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爲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籍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爲廣陽國立冰爲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曰

弟祚早孤無識情所哀愍幼得篤疾日冀其差今遂廢
痼無復後望意甚傷之其封爲樂平王使有名號以慰
吾心尋薨無子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
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
邪武功旣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
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
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旣而地疑致逼
文雅見疵統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
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憲

惜哉若使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
託光輔嗣君允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
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
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
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贊曰文宣孫子或賢或鄙扶風遺愛琅邪克已澹諂凶
魁彤叅纍始幹雖靜退性乖恒理彼美齊獻卓爾不羣
自家刑國緯武經文本摧於秀蘭燒以薰

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顛
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時魏高
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
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
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
千戶沉旣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
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曰自古賢
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與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
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
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
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
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
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
明如皎日主簿陳厥楮曰奉省教旨伏用感歎勞謙
日昃思聞苦言愚謂上之所好下無不應而近未有極
諫之辭遠無傳言之箴者誠得失之事將未有也今使
教命班下示以賞勸將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
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
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
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沉又教曰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

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
與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
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
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
其道而迷其國哉褚擘復白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
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
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
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
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
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

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
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無以
奪之遂從擘議沉深尋善政按賈逵以來法制禁令諸
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
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乂之道也俗化陵
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
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
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
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
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沉

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卽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沉以才望名顯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沉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戶帝方欲委以萬機泰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項諡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勳詔曰夫表揚徃行所以崇賢垂訓慎終紀遠厚德興教也故散騎常侍驃騎將軍博陵元公沉蹈德居正執心清粹經綸墳典才識通洽入

歷常伯訥言之位出幹監牧方嶽之任內著謀猷外宣威略建國設官首登公輔兼統中朝出納大命實有翼亮佐世之勳其贈沉司空公以寵靈旣徃使沒而不朽又前以翼贊之勳當受郡公之封而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沉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沉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沉棺槨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

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
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
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
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
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
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蜂起浚爲自安之
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
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絕檄書
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
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顥成都王穎與兵內向
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
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
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
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
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露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
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
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乂與演同乃以謀告浚
浚密嚴兵與單于圖演演持白旛詣浚降遂斬之自領
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
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

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
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
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
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
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
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
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部大飄滑及其弟
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末嘉中石勒寇冀州
浚遣鮮卑文鴛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
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
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
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
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鴛從弟末桮攻石勒於
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桮逐北入**薊**聖門爲
勒所獲勒質末桮遣間使求和疾陸眷遂以鎧馬二百
五十匹金銀各一簾贖末桮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
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
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蒼爲太常中書令李紱爲河南尹
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
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

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寧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
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
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略三郡士女出塞琨不復能爭
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
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士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
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
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
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
單于倚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
劉琨大爲劉聰所迫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彊

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官浚自領尚書令
以棗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
中郎將以妻舅崔恣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
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兗州李暉爲青州暉爲
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
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
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博司空掾
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
他事殺之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入棗郎棗嵩浚之子婿
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謡曰幽州城門似藏戶

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踞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示之原不答浚遂害之由是士人憤怨內外無親以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叅佐皆內敘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剋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

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竟不爲之屈大罵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絕封沉從孫道素爲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莧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顓

荀顓字景倩，潁川人。魏太尉或之第六子也。幼爲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顓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顓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顓言於景帝曰：「今上踐祚，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母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顓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

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顓鎮守。顓甥陳泰卒，顓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顓承泰後加之，淑慎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顓年踰耳順，孝養蒸蒸，以母憂去職，毀幾滅性，海內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祚，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又詔曰：「昔禹命九官，契敷五教，所以弘崇王化，示人軌儀也。朕承洪業，昧于大道，思訓五品，以康四海。侍中司空顓明允篤誠，思

心通遠翼亮先皇遂輔朕躬實有佐命弼導之勳宜掌
教典以隆時雍其以顓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
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曰侍中
太尉顓溫恭忠允至行純備博古洽聞耆艾不殆其以
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
合命顓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
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詔曰侍中太尉行太子太傅
臨淮公顓清純體道忠允立朝歷司內外茂績旣崇訓
傳東宮徽猷弘著可謂行歸于周有始有卒者矣不幸
薨殂朕甚痛之其賜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諡曰

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
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
配饗宗廟所司奏顓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顓
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
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
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
初以顓兄玄孫序爲顓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絕孝武帝
又封序子恒繼顓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

荀勗字公會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秉射聲

校尉父盼早亡勛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勛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勛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叅文帝大將軍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閭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人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勛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

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勛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勛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卽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叅軍王深以勛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勛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勛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

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卽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爲馮統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統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絕世若納東宮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又脩律呂並行於世初勗爲路逢趙賈人牛鐸

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

勗對曰諸王公已爲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縣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曰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軍國各隨方面爲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踈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忽擾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遠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略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

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一之歌此清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

加大淫不破義則上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
趨得譽不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
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者必加其
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則政稽政稽則功廢
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
瓶而守不假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忿忿捐
以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聽願之
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撓爲百吏所黷二三
之命爲百姓所壓則吏竭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
委事責成君子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
官無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也荀
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欲省官私謂九
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
習是以久抱愚懷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
作大例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廢
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駁者或致壅
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
裁其中先條上言之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
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
須吏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勛論議損益多此

類太康中詔曰勗明哲聰達經識天序有佐命之功兼博洽之才久典內任著勳弘茂詢事考言謀猷允誠宜登大位毗贊朝政今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勗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叅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卽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兗土尤甚勗陳官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羨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勗勗曰今天下幸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

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者昔張釋之諫漢文謂獸圈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惠誠重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內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減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

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統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义之以勗守尚書令勗又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惘惘悵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

以下覈其才能有闡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卽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又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諡曰成勗有子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烈無適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綽字彥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

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沒於石勒爲勒參軍

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黃門侍郎受詔成父所治鍾磬以
從駕討齊王冏勳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
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沒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
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
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諡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
閔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
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
文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

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將軍陳留相
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愍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
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
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刁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
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與並及於難
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
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
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靖子汪嗣

閔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大司馬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閔

與罔故吏李述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爲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邃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
興建遷右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
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真粹之
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
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
定子達嗣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
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爲從事中郎
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爲相國欲
收大名選海內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爲左右長
史東平王興沛國劉謨爲左右司馬倫篡以組爲侍中
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閻丘沖詣成都
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
衛尉賜爵成陽縣男加散騎常侍中書監轉司隸校尉
加特進光祿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
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
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
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
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卽太子

之舅及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並保滎陽之
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
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
承制行焉進封臨穎縣公加太夫人世子印綬明年進
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
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
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
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
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大
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

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羗並錄尚書事
各加班劔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
年六十五諡曰元子奕嗣

奕字玄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宮出爲鎮
東叅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皇太子召爲中舍
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祚拜中庶
子遷給事黃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
將繕宮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奕駁曰昔虞賓
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
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

之所崇體國之高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闔僕射孔愉難奔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奔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于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責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奔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它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諡曰定

馮統

馮統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統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校尉徙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顏悅色寵愛日隆賈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統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統勗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吳

之役統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統與勗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勗勗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統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旣納統勗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旣聞攸殞哀慟特深統侍立因言曰齊王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統與買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統內懷慙懼疾張華如

讎及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統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統疾詔以統爲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字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旣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爲幄中之士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

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疾藜仁義之方求之彌遠
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質絲因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
州之士馬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
乘間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滏蕭
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
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
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會慈明之孫景倩文
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
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援
朱均以貳極煽褒閭而偶震雖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
之人事乃二荀之力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勛之
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戚施內窮狙詐斃攸安賈交
勛讎張心滔楚費過踰晉伍爰絲獻壽空取慰於仁心
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投畀之罰無聞青蠅之詩不
作矣

贊曰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感臨淮翼
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爲螿賊
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晉書卷四十

列傳第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皇

明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

方

從哲

等

奉

勅重校刊

賈充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為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

農中郎將叅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毋丘儉文欽於樂
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
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
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旣論
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
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
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
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
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
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

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
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
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
府也充率衆距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
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
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卽位進封安陽
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
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
漢中未至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帝
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沉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

命充定律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
爲晉元勳深見寵異祿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才能
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陽侯
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
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
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
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
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所定新律
旣班于天下百姓便之詔曰漢氏以來法令嚴峻故自
元成之世及建安嘉平之間咸欲辯章舊典刪革刑書
述作體大歷年無成先帝愍元元之命陷於密網親發
德音釐正名實車騎將軍賈充獎明聖意諮詢善道太
傅鄭沖又與司空荀顛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
護軍王業及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
穎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暉尚書郎
柳軌等典正其事朕每鑒其用心常慨然嘉之今法律
旣成始班天下刑寬禁簡足以克當先旨昔蕭何以定
律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
郎夫立功立事古之所重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
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第一人關內侯絹五百疋固

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
常侍爲侍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黃門侍郎
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蹕宣諭使六旬還
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
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勳邊境帝
竝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
始終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
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
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
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

妃懼後益盛及氐羌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
充鎮關中乃下詔曰秦涼二境比年屢敗胡虜縱暴百
姓荼毒遂使異類扇動害及中州雖復吳蜀之寇未嘗
至此誠由所任不足以內撫夷夏外鎮醜逆輕用其衆
而不能盡其力非得心腹之重推轂委成大匡其弊恐
爲患未已每慮斯難忘寢與食侍中守尚書令車騎將
軍賈充雅量弘高遠見明遠武有折衝之威文懷經國
之慮信結人心名震域外使權統方任綏靜西夏則吾
無西顧之念而遠近獲安矣其以充爲使持節都督秦
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

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
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
將之鎮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
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
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
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
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竝稱之帝納
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皇儲當婚
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
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

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
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
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
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
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荅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
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
書事咸寧三年日食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
之公丘益其封寵倖愈甚朝臣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
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
子禮充議以爲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

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
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
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
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
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
叅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
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
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
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
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

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剋武昌也充遣
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
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
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
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轅而孫皓
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猶勞賜充帛八千疋增
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
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
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
關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

群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綬御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鑾路輜輶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饗廟庭諡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

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卽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太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胤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庶以紹其統而近代更除其國

晉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七
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
尊顯勳庸不同常例太宰素取外孫韓謚爲世子黎民
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
以謚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
如太宰所取必以已自出不如大宰皆不得以爲比及
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
希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十萬
惠帝卽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宜城
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
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

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卽
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
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
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我竝充乃答詔託
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
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舍母及帝舅羽林
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旣多質之禮官皆不
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
則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
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

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旣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

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會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察其女輒於青璫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

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
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
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
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
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
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旣爲
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后專恣謚權過人主至乃鑠繫
黃門侍郎其爲威福如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
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
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

謚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榮陽潘岳吳國陸機陸
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
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
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軫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
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
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城君薨去職
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
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
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
使議之謚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

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謚議騎都尉濟北侯荀峻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謚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秘書監如故謚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謚受拜誠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謚旣親貴數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棋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謚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謚患之而

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謚甚恐及遷侍中專掌禁內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謚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輩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鑿謚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

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
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
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
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
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虛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
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
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
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
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
廷追述充勳議立其後欲以充後孫散騎侍郎衆爲嗣

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
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
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
也

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
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
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竝有鑒裁俱爲黃門郎
遵弟模最知名

模字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沉深有智算確然難
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恒憂已謚

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爲邵陵令遂歷事
二宮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爲車騎司馬豫誅楊駿
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
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旣豫朝政
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爲侍中模乃盡心
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
力也乃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
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
忿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
后性甚弦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毀

已於是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間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
憤成疾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子遊
字彥將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郭彰

郭彰字叔武太原人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
妻待彰若同生歷散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
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
爲賈郭請謚及彰也卒諡曰烈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

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自鎮軍將軍遷車
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
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
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擘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
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
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珣濟
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
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
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
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

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
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上疾
遂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領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
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勳垂不朽周
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
軍楊駿經德履詰鑒識明遠毗翼二宮忠肅茂著宜正
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叅軍六人
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珣故府若止宿殿
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

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廩劬以
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
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武賁百
人自衛不恭之迹自此而始惠帝卽位進駿爲太傅大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
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
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
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珣濟皆有雋
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
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

卽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沒之故明年正月復
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
帝卽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懷諫自
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
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
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
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
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
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
以正言犯駿珣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

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疎我我得疎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不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黃門董猛始自帝之爲太子卽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賈后又令肇報大司馬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人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爲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勢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

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殞歛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道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荔亭侯楊超爲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恩焉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爲陛下憂之由此珧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稱晚乃合朋黨構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

論盡矣珧臨刑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
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待諸楊如讎促
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
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
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
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
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
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南太守建
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

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
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
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
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
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唇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
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
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
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
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乂典兵馬所從四百
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

歎恨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從享之榮可謂無德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乃乞丐之徒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

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贊曰公閭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非其位乃底滅亡玃雖先覺亦罹禍殃

晉書卷四十終

